



□ 李慧丽

一只只黄肤红肚黑斑的布老虎，威风凛凛地卧在潞之锦布艺有限公司的展架上。它们虎目圆睁、虎眉高挑、虎耳直立、虎舌外伸，栩栩如生。圆滚滚、胖乎乎的身形，憨态可掬又不失威严。这样的生动传神，都是手工艺人一针一线精心绣出来的。

古语说“云从龙，风从虎”，龙吟则云涌，虎啸则风生。

在潞城，有个由来已久的风俗：孩子满月或百天时，人们会送上一只布老虎。勤劳、善良、聪慧的女人们用针线和布头，将祈福之愿一针针缝进棉布里。“虎”与“福”谐音，送布老虎，便是送祝福，期望孩子借百兽之王的威名辟邪消灾，健康成长。

我们家也曾拥有过一只布老虎。女儿满月时，奶奶亲手缝制的。它周身以黄色布料为主，肚皮使用红色布料，身上点缀了几块用黑色布料剪成的斑纹。以秕谷、糠麸等物填充后，一张大脸、两只耳朵、一条尾巴、四条腿的布老虎便鼓囊囊地站立起来。不过，这只是它的雏形。

人们常说“画龙点睛”，布老虎亦然。一只

眼睛需用四五层圆形或椭圆形的各色布料来完成。最上层是白色的瞳孔，接着是椭圆的黑色眼珠，再是椭圆的红色眼脸，最后是椭圆的白色眼眶，层次分明，立体有形。而层次与立体的体现靠的全是细节与匠心。仔细端详布老虎的眼睛，你会发现，眼睛上层层叠叠、大小不一的布料边缘全用金色纸镶边，手工艺人会用金线一针一针地把纸边压平缝牢，这道工序被称为“拨金”。拨来拨去间，原本呆板的布老虎仿佛被注入灵魂，骤然有了生气，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指尖翻转间，布料线头、秕谷糠麸变身成一只只威风凛凛又萌态十足的布老虎。它们身壮腿短，红嘴獠牙却不狰狞，双目吊挂却不凶恶，色彩明艳动人。把这样的布老虎放在粉嫩嫩的小婴儿身边，像不像一个守护主人的忠诚卫士？这样一只憨态可掬的百兽之王，既满足了人们视觉上的美感，又寄托了对孩子健康成长殷切的期望，怎能不让人喜爱呢？

多少年过去了，曾经指尖飞线的奶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每当看到这只布老虎，熟悉而亲切的气息便扑面而来，那些看似远去的记忆像潮水般涌过来，直至涌上心头眼角。

记忆里，不仅有布老虎，还有孩子身上的

棉衣棉鞋、窗户上盛开的“牡丹”。

七十多岁的奶奶戴着老花镜，盘腿坐在炕上。昏暗的灯光下，她手中长长的线和深深弓起的背，在窑墙上投下光影。那光影随着奶奶的动作，不断变换。我家孩子脚上的虎头鞋，曾经引来众多羡慕的目光。奶奶的手艺也曾装点我家狭小的玻璃窗，她会用剪刀在一块普通的红纸上左旋右转，不一会儿，各式花朵就在她的手上竞相绽放。正月十五村里办灯会，又是奶奶大显身手的时候。她用秸秆和剪纸制作的精美灯笼，不仅让我家在灯会上一举夺魁，也为我的年少时光留下美好回忆。

奶奶走了，母亲一个人做不出那样漂亮的灯笼，但双手从未停歇。她手中的线不是纳鞋底，就是缝鞋面。她先用小纺锤把麻线拧成麻绳，再把新买的灯芯绒布按照鞋样裁成鞋面，之后用白面熬成的浆糊把一层层的布料粘在一起，烘干后开始纳鞋底。每一针都要用锥子扎眼，才能让带着麻绳的银针顺利穿过，将鞋底纳得结结实实。母亲把她的汗水都缝进了一针一线里，一双还带着柴火味的漂亮新布鞋就做成了。

我是女孩，母亲为我做的总是红色的灯芯

绒布鞋。每当新鞋上脚，我总是无比兴奋地在村里走来走去，一趟又一趟，乐此不疲。那时，村庄很大，人很多，收获的艳美总让我以为拥有了全世界。如今，脚上的鞋子样式越来越多，可村庄却变小了。

今天，当我站在潞城区潞之锦布艺有限公司的展厅里，货架上琳琅满目的手工布艺品，如时光穿梭机，载着我回到那个热闹非凡的村庄，我的世界顷刻间又拥挤起来。

布老虎以黄肤红肚黑斑传统色彩花纹为主。尽管如今色彩更多元，造型更多变，但手工艺人依然坚持手工制作，特别是“拨金”这道特殊工序，更是精益求精，愈发臻美。除了布老虎、布狮子、布鸳鸯等手工艺品，还有小孩儿穿的虎头鞋、猫头鞋，戴的虎头帽，以及拖鞋、鞋垫、挂饰等，应有尽有。

岁月改变着一切，一些人离开了，一些东西也渐渐消散。可送“虎”（“福”）给满月或百天的孩子，期望他们健康平安的美好愿望从不曾改变。这指尖上的手艺，同样不曾改变。

眼前这些形态各异的布老虎，皆出自民间手工艺人之手。那一双双巧手，不仅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冀，也让这份传统手工艺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

心灵 吟唱

夏日辞（外一首）

□ 郑显发

当春的帷幕轻轻落下
立夏，带着炽热的序章
悄然登场
她，是岁月的使者
携着暖阳，拂过时光的长廊

看那枝头，新绿如织
嫩叶在微风中轻舞飞扬
像是大自然的画笔
在蓝天下肆意挥洒着希望

田野里，农人忙碌的身影
在阳光下拉出长长的影子
他们用汗水和希望
播种着丰收的憧憬
麦浪翻滚
展现着生命的坚韧与力量

立夏的风，带着暖意
轻轻拂过每一寸土地
吹散春的慵懒，唤醒沉睡的生机
溪水潺潺，欢快地奔腾
像是在诉说着夏日的欢愉

夜幕降临，星辰闪烁
萤火虫在草丛中飞舞
点亮了黑夜的梦
蛙声阵阵，此起彼伏
像是在为夏天的到来
奏响一曲热烈的乐章

立夏，是生命的狂欢
是希望的延续
在这充满活力的季节里
让我们拥抱阳光
书写属于我们的辉煌

五月抒怀

五月的风，轻柔地拂过脸庞
带着花香，带着阳光
绿叶在枝头欢快地歌唱
那是大自然的乐章

田野里，麦浪翻滚如金色海洋
农人眼里藏着丰收的希望
蜜蜂在花丛中忙碌地穿梭
为每一朵花儿送上甜蜜的芬芳

五月的心事，像这初夏的时光
一半是热烈，一半是清凉
青春的梦，在这个季节绽放
像繁星闪烁，像花朵绽放

我们在这温暖的时光里徜徉
感受岁月的悠长
那些未说出口的话语
在心底悄悄地生长

五月的心事，藏在每一朵花儿里
藏在每一片绿叶的脉络里
它轻轻地诉说着梦想

让我们在这个五月
把心事写成诗
让爱与希望
在五月的阳光里肆意生长

太行

题字 武龙虎

初夏乐章（外二首）

□ 兰风

绿树撑开巨伞护佑着尘世熙攘
蝉儿在叶底试弹初夏的乐章
蔷薇攀过篱墙点燃粉色的希望
把芬芳揉进每一缕流转的风光

麦浪翻涌着奏响成长的交响
那是生命在季节里纵情地高唱
池塘里睡莲初醒，似羞涩新娘
在涟漪中梳妆抖落温柔波光

石榴花

她们挣脱了枝桠的隐秘牵挂
于翠绿幕布上纵情泼洒丹霞
那红，是火焰在枝头肆意喧哗
是朝霞被揉碎，坠入了繁华

每一片花瓣都似燃烧的火把
点燃了初夏最炽热的情话
她们簇拥着，似亲密的姐妹花
任那热烈红意，将灵魂融化

夏之韵

风抚过稻田，涌起翡翠的波澜
那是生命拔节时欢快的呼喊
枇杷黄了，坠在叶底如星闪耀
引得孩童踮脚，笑声飞扬

溪边蛙鼓阵阵，伴着蝉鸣
奏响夏夜幽梦里隐秘的诗篇
我伫立在这立夏的时光渡口
任蓬勃生机漫过心岸

山水间

□ 郝兴燕

清晨的露珠
在松针上
写下一行透明的诗
风一吹，就散成了雾

山径蜿蜒
像一条蛻下的蛇皮
我踩着枯叶
走进自己的影子

溪水在石头上
磨着时间的刀
一只白鹭
把天空啄出一个洞

黄昏时，我坐在悬崖边
数着飞过的鸟
直到它们
把月亮衔进了云里

夜晚，山峦起伏
像一只沉睡的巨兽
我躺在它的呼吸中
听见星星一颗颗落在水面

指尖上的乡愁

散文 天地

民俗谚语话立夏

□ 王玉美

农谚是农耕文明镌刻在时光里的密码，每一句都是打开立夏之门的钥匙。这些从先民唇齿间流淌千年的短句，将物候更迭、农事规律与生活哲思，编织成琅琅上口的韵律，在岁月长河中永不褪色。

“立夏东风麦面多，立夏南风涨大水”，风的走向藏着收成的密码。东风轻拂，麦穗灌浆饱满，预示秋收时面粉如雪。若南风掠过天际，老辈人便知“立夏刮南风，塘坝水满壅”，需赶忙疏通沟渠，加固田埂。“立夏无雨又无风，主旱情”的警示，让农人对每一丝气流都格外敏感。这些谚语如同天气预报，指引人们与天地默契共生。

农事总在谚语的节拍里有序铺展。“立夏栽茄子，立秋吃茄子”“立夏种姜，夏至取粮”，点明作物生长的黄金时机。麻秆在此时入土，便能应验“立夏种麻，七股八杈”的吉兆。红薯藤趁着暖意扎根，等待“芒种栽薯重十斤，夏至栽薯光根根”的丰收。不同作物在谚语的指引下，接力般占据每一寸土地，让农事的节奏如鼓点般紧凑而有序。

“立夏栽竹，小满旺足”，此时移栽的竹子根系蓬勃生长，来年便能郁郁葱葱。“立夏苗出齐，管理莫松气”，田间的幼苗在阳光雨露中茁壮成长，农人们不敢懈怠，忙着间苗、除草、施肥，将“立夏不锄地，苗弱草来欺”的告诫牢记心间。这些谚语如同农事的操作指南，每一个字都饱含着先民们与土地打交道的经验。

饮食智慧在谚语中代代相传。“立夏胸挂蛋，孩子不挂夏”，彩线编织的蛋套里，藏着对抗暑热的良方。“立夏吃了蛋，石头的踩烂”，一枚咸鸭蛋，承载着补充体力的朴素哲学。“立夏尝三鲜，防病又解馋”，水三鲜的鲥鱼、刀鱼、河豚，树三鲜的樱桃、枇杷、杏子，地三鲜的苋菜、蚕豆、蒜苗，应季食材不仅满足味蕾，更暗合“立夏吃苋菜，一年不发痧”的养生之道。

自然的警示藏在谚语的字里行间。“立夏蛇出洞，准备快防洪”，随着气温攀升，蛰伏的生灵苏醒，潮湿空气预示着汛期将至，河道堤坝需再三加固。“立夏小满青蛙叫，雨水也将到”的提醒，让农人对蛙鸣格外警觉。这些来自自然的信号，在谚语中化作未雨绸缪的智慧。

民俗风情也在谚语中鲜活如初。“立夏吃一蛋，力气长一万”，进入夏季，农家灶台便升腾起氤氲热气，茶叶与茴香在沸水中将鸭蛋浸染成琥珀色。孩童们脖子上挂着彩线编织的蛋兜，在街头巷尾间嬉闹碰蛋。“立夏立秤悬，秤人轻重数”的习俗更添几分热闹，竹编大秤悬挂于房梁，邻里们相互搀扶站上秤盘，笑闹声中满是对岁月安稳的期盼。

这些口口相传的农谚，是刻在土地上的诗篇，是写进岁月里的智慧。当我们在立夏时节吟诵这些谚语，仿佛听见千年前的锄头与土地低语，看见先民们顺应自然的身影。这些凝结着古老智慧的短句，至今仍在时光深处闪烁，指引着人们读懂天地、敬畏自然。



岳家寨（国画）

牛玉环 作

花，说说笑笑，不知不觉就是一上午。有时父亲一个人去小院，浇浇水，拔拔草，累了就点上一支烟与邻居唠唠家常。

四年前的腊月小年夜，操劳一生的父亲离开了我们，也离开了那方陪伴他度过晚年的小院子。

父亲走后的次年春天，小院依旧芳草萋萋，柳丝轻扬，处处弥漫着生机。父亲用了多年的农具、种菜休息时坐的小凳子，依旧摆在小院熟悉的角落。只是，莺飞燕落的花前绿草旁，再也看不到父亲的身影。

年岁已高的母亲，常常独自一人去小院。她悉心照料着每一寸土地，不让小院有一丝荒芜。她种的蔬菜，品种并没有比父亲在时少。

于是，回小院看看，成了我“慢生活”中固定的一个“回家”模式。

父亲离开我们的这几年里，我才真正体会到“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常回家看看小院，陪陪老母亲，成为我如今莫大的人生幸福！

父亲离开我们后，闲暇时，我的脑海常会浮现父亲在小院里与母亲忙碌的身影。

父亲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他的一生经历坎坷。在他十八岁那年，我爷爷因病过早地去世了。从此，身为长子的父亲扛起家庭的重担。也就是在那一年，当家的父亲又担任了村里的生产小队长。后来，父亲先后担任过村里的治安主任、村委主任，直至村里的支部书记。多年后，父亲被调到公社的磷肥厂，后又被县里的市政工程公司聘任，成为一名工

程施工员。

在外人眼里，父亲有文化，懂管理。可实际上，父亲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因家境贫寒，他仅仅上到二年级。但父亲爱学习、爱钻研，凭借参加“扫盲班”和在工作实践中不断积累，练就了一身本领。

在外奔波多年的父亲退休回到村里，才有了大把时间打理小院。

蝉声小院，燕飞花间。花甲之年的父母，整日里在小院与瓜果笑迎晨光，伴着花香送别黄昏。父亲种菜累了，就会坐在院子里的小凳子上，抽着他一生没有放弃的纸烟。看着一畦畦蔬菜，他的嘴角挂着一抹温柔的笑意，那是独属于耕耘者的满足与安宁。

父亲在多年的管理工作中，开会讲话总是出口成章，职工们爱听又没意见。就连在小院种菜，他也有顺口溜：“院子不大科学种，一分菜田半亩地。种菜规划与时令，样样都要把握准。吃完南瓜拔萝卜，腾出豆角撒苋菜。隔年大葱隔年地，收秋之后摘南瓜。”简单几句话，便道出了种菜的诀窍，充满生活智慧。

后来，父亲的身体越来越差，再无精力顾及呵护了二十多年的小院，院子的菜地全由母亲来管理。

父亲离开我们以后，我们最牵挂的是母亲。每次回到家，母亲总有说不完的话。听着母亲一遍又一遍讲述种菜的往事，家里的琐事，村里的新鲜事，生活变得温暖而充实。花开花落，月明月暗。小院里的深情，从未改变。